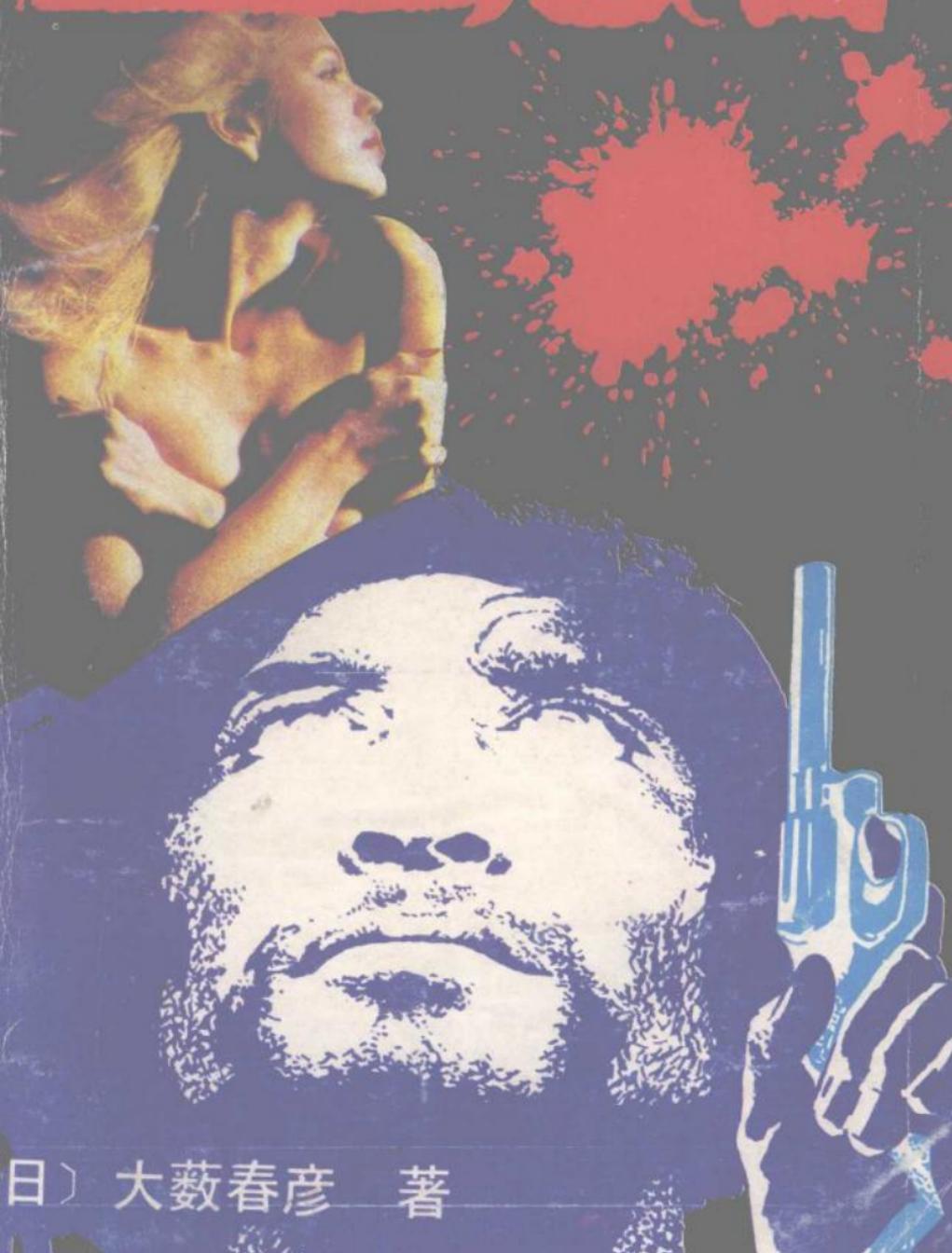


嗜血惡客



日) 大庭春彦 著

噬 血 恶 客

(上)

大藪春彦 著
初清 译

内 容 简 介

战地摄影记者星岛弘为了给恋人良子报仇雪恨，屈从于仇人军火商库鲁特·史密斯，为了接近仇人，寻找复仇的机会，他几次出生入死，在战火硝烟的越南战场、在令人恐怖的金三角，他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考验，终于赢得了仇人的信任，于是开始实施他深藏许久的复仇计划……

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为读者展现出一幅交织着军火、毒品交易的现代西方世界的黑暗世界。

目 录

第一 章	污浊的战争.....	(1)
第二 章	陷阱	(32)
第三 章	复仇的誓言	(61)
第四 章	侵入	(76)
第五 章	混乱.....!	(102)
第六 章	契约.....	(117)
第七 章	西贡覆灭.....	(135)
第八 章	战斗机的坟墓.....	(157)
第九 章	黄色雨.....	(170)
第十 章	智能炸弹.....	(183)
第十一章	龙的复仇	(197)

第一章 污浊的战争

1

北部湾被笼罩在夜幕里。偶尔，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它的脸，18万9千6百吨的世界上最大的核航空母舰恩塔卜雷斯号就会呈现在眼前，月亮一旦躲起来，就只能看见船尾的航迹，象是浓密的黑海中的一条白蛇一样弯曲前行。

星岛弘站在相当于普通十五层楼高的舰桥上，南支那海的海风把粘糊糊的空气带到了这里，这的确是个热带地区的夜晚，头顶上是一架被称为“用电子计算机作战”的佛塔形的雷达，发出电子的嗡嗡的声音。

星岛从被称做特派员衬衫——外国特派员喜欢穿的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根万宝路放在嘴里。

打火机是美国印第安娜总公司“K—WHIT—TOOL”公司生产的特殊部队专用的特种兵专用打火机，它的形状象35毫米炮弹的药夹一样是用黄铜制造的。

摘下打火机帽，把头心向左转半圈，打开阀门以后，再用火石轮点火，然后把头心转回来，这样就可以调节火量大小了。这是为特种部队的士兵们专门生产的，且月产量只有两千个，一般的士兵想得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个公司，原来是生产小手枪的，所以它的精度相当好，这个打火机即使在泥水里浸泡五天，也能一下子打出火来。

打火机的火光，映出了星岛的脸，浓浓的眉毛，深深的双眼。他三十多岁，宽宽肩膀，厚实的胸膛，而且还有一双肉强健的臂膀。

星岛的脸象木刻一样毫无表情，从侧面看流露出坚毅的神情。

一想到从明天起，要把这个事业当做舞台开始对北越轰炸事件的采访，星岛就怎么也睡不着。

2

美国目前是已陷入越南战争的泥坑中。1954年5月7日在被称作是法属印度支那独立战争的决战地的奠边府，法军被越南人民军6万多人围困了近两个月，伤亡5千人，成为俘虏的1万1千人中也大都受了伤。

当时法国国内，对于向远离本土的印度支那派援军，反映很冷淡。

而美国却以防止东南亚“赤化”为借口，积极地对法国军队进行援助。美国看到法国没有靠山，便呼吁各国组成联合国军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美国以援助法军为开端，派遣军事顾问团，已经开始有了插手越南的苗头。

所谓越战，最初是被法国统治将近近 80 年的殖民地——越南人民，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为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推选越盟领袖胡志明为越南总统，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之事为开端的。

越南正式独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是在 1945 年 9 月——入侵越南的日本军队被解除武装投降之后。

但是法国总不能忘怀它统治殖民地时的滋味，随着其眼中钉日本的失败，法国又再次武装起滞留在越南的法国士兵，从法国本土，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等法属殖民地派遣增援部队，想利用武力阻挠越南的独立。

对此，在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人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最初面对约 20 多万法军的只有几千名游击队员，后来由于中苏两国的军事援助，九年间军队的实力也不断增长。

肯尼迪总统给予南越大量的援助，想在短短时间内结束越南战争，但由于活跃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即越南共产主义者们的简称，美军称之为“查理”，“康格”——的反击，军事顾问团和南越政府军遭受意外损失。因此，美国不断派遣军事顾问团，插手范围越来越大。

但是，南越政府的阮廷杰把大部分美国援助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根本不进行政府军的现代化建设。

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插手这里，他们认为使现政权倒台，对结束战争有利，便组织了南越军队，于 1963 年 11 月 1 日发动了政变使内阁下台，并杀了阮氏兄弟。

但是，南越的政局却变得更加不安定，人民的心纷纷远离政府，解放阵线的势力越来越大。

1964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爆发了给越战带来重大转机的“北部湾事件”。事情是在北越沿海的北部湾中航行的美国的两艘海军驱逐舰“马德号”和“塔娜·乔依”号，受到北越鱼雷舰发出的鱼雷的攻击，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于是美国便在当时约翰逊总统的支持下制定了世界上首次的突然袭击方案——轰炸北越的“利剑”方案。

8 月 4 日，从南越海上的航空母舰，“康斯特雷森”号和“泰昆蒂罗格”号上起飞了 64 架攻击机、战争机，攻击北越的广治、禄宁、鸿基等海军基地，其警戒艇兵力的一半以上被破坏，又给了燃料贮藏设施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鸿基的上空，出动作战的 A—1 和 A—A 各被击毁一架，A—1 的驾驶员成为轰炸中的第一个俘虏，A—4 的驾驶员成为轰炸中心的第一个死者。

这次以报复为名目的轰炸，在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方面都发生很多问题，成为事件导火线的北部湾事件本身，其实是美

国对北越进行的挑衅以此为契机，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不断升级，一直持续到 1968 年的大规模“罗林·桑达”轰炸。

另一方面，地面作战也不断升级。对美国军事顾问团来说，不断派遣专门对付游击队的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是很重要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升级，即使是以一当十的“绿色贝雷”在作战单位只有几个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应付不过来的。

附带说一下，“绿色贝雷”是由两名士官、10 名下士官，12 个人构成的一个单位。他们各自具有特殊的本领，12 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能说当地话的。

解放阵线“V·C”——以下简称 V·C 或解放阵线——的势力壮大起来。军事顾问团，随着“绿色贝雷”进入南越的美国空军基地，陆军的增援部队的帐篷、美日大使馆等。都成为 V·C 的目标，不断受到攻击，美军的损失很大。

1965 年 3 月 7 日，美军终于在越南中部岘港登陆，声称直接介入越南事件。这时美国正处于肯尼迪的后任约翰逊的时代。

以地面部队为先遣队，从冲绳出发的第三海军队师团和美国陆军 173 空中挺旅团首先向越南进发。又从本土派出数百架以轻型直升飞机“贝尔 AH-1”，为主力，加上重型直升飞机“贝尔 UH-1D”，组成了勇猛的空中骑兵第一师团。

美军最初对 V·C 的扫荡——也就是楚莱战斗是在距南

北越的界线十七度线最近的广义省的楚莱进行的。

1965年8月，接到完成这次任务命令的6千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第7舰队第76航空母舰机动部队的支援下，从楚莱的海岸强行登陆，另一部分空降在内陆，包围了如情报所说集中在那里的两千名解放阵线的成员。加之空中机动部队的喷气式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的支援，几乎是万无一失。

但是，作为水陆两用战车部队先头部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瞬间便遇到解放阵线游击队的埋伏，受到了反坦克车炮弹集中炮火的袭击，尸体堆积如山。战火从海岸蔓延到热带丛林，又从丛林蔓延到村庄，双方展开了攻防战。

战斗眼看要结束的时候，解放阵线的主力部队已经一边战斗一边不知不觉地退出美军的包围圈，被海军陆战队认为是解放阵线成员而杀掉的人，大多是普通的农民、老人和孩子。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死亡数百人。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陆战队和现代化武器、喷气式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坦克的美国，竟然败给了只有少数反坦克车和短枪的解放阵线，这对美军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才深刻地感到自己被拖入了越战的泥塘中。

对解放阵线来说，无论面对拥有多么现代化武器的敌人，都能运用人民的力量，打持久战。这是他们的法宝。这次战斗之后，美军和南越军队、北越政府军及解放阵线的对立一直持续着。

这时派到越南的美军士兵，已达到 54 万，死伤人数也很多。屡次的失败和重大的军费开支，给美国国内经济造成了压力，因此反战运动日益高涨，举行连续数日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拒绝征兵的人也不断增加。

3

星岛把无意咬破的烟蒂踩在脚下，靠着舰桥又点燃了第二根烟。

作为自由撰稿的摄影师，他还不能确定明天的采访能否成功，他那依然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上，微微抽搐起来。

星岛弘有一段对谁都不愿提起的过去。因为他曾经从军参战，不仅亲自杀害过不少解放阵线成员，还屠杀过无辜的农民和老人。

他在东京作自由摄影师时，一边为许多公司工作，一边拍一些艺人和漂亮女孩子的快照、服装及发型的照片，以及明星、名人的生活照，还捎带制做一些小公司的宣传单、超级市场的大拍卖、优惠等广告什么的。

当时在人们眼里，自由摄影师的地位，比成为公司职员的职业摄影师要低一等。因此，象星岛这样的摄影师，若是得罪了制版室的主任或总编的话，就得不到工作。一般在固定报酬的情况下，把周刊杂志作为主要工作的摄影师，一旦退出工作，哪怕是一个星期就会影响到生活。

星岛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周刊明星》，那里的制版主任叫长田，是个女里女气的男人。

长田原来是个冲印师，苦熬多年才爬上制版主任的位子。和在工作中结识的女模特结了婚，他总把此事引为自豪。星岛他们五个自由摄影师组成一个小组，由长田领导工作。

长田以给摄影师找工作索取佣金。假日还让他们陪自己夫人去买东西，在庭院帮助除除草什么的。

本性固执的星岛，不买他的账，毫不顾忌地公开说：“摄影师要靠技术来分高下。”因此，很招长田的讨厌，经常不分派给他工作。

工作结束之后，星岛回到他在中野的公寓，拿出录有会话及其它英语讲座的磁带，拼命地学习。他的半旧车上的收音机的波段数总停止在美国驻军的广播台 EEN 上。

他觉得与其永远干这种自由的工作，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及事业，他一直有着做世界一流摄影师的野心，想以此为敲门砖。

所以他房间的门口，贴着为将来成名之后起的笔名——沃尔特·福特。

后来，为了一点小事，星岛打了那个女人气十足的长田，辞去了周刊杂志的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共 50 万日元，去了洛杉矶，一边在洛杉矶洗盘子、作园丁、送报纸、当跑腿的，一边存钱，也练习了英语。

也就在那时他通过送报，结识了一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记者告诉他当时仍无人知晓、还没成为世界问题的驻南越美军要开始打仗的消息。

星岛弘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只有作战地记者，象凯帕和德康那样，才是扬名的唯一途径，但是对于刚到美国不久的星岛来说，要去越南当摄影师是很遥远的事。

一天，星岛洗盘回来，无意中看到一张布告，是“征集越南志愿兵”的，他想：“就是它了。”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志愿参战可以了解战争的结构，而且这是离实际战地摄影师的理想最近的途径。因为摄影师不是坐等机会来临而必须积极地接近机会。

第二天，星岛去了洛杉矶市政府一楼的海军陆战队。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烫得整整齐齐的制服的黑人征兵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

交给星岛一迭资料，用最高级的纸印刷的小册子，印有哈叭狗标记的张贴画，有关工资结构等的小册子，海军陆战队如何强大啦，什么是爱国心啦，加入海军陆战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差，只不过不是观光旅游啦，离队后可以得到去大学的奖学金啦等等的话，设法迎合着别人的心理。

当然，对于星岛这个日本人来说，能不能正式参加军队还是个问题，规定是在美国居住六个月以上就可以，而且征集的工作人员还谄媚地说若在战场上立了功，就可取得在美国的

居住权。

到了午饭时，征兵人员让星岛去买马克德纳德的大汉堡包，还说这样的费用从军队中出，不必担心，别客气。

接着命令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星岛，三天后去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总部报到。他收拾好行李，寄给了借用东京星岛公寓画插图的朋友长谷川。

他还把平时爱用的尼康照像机、镜头等装进大手提箱里，让“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代他保管。

那天，星岛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告别，把日常用品塞进背包，乘火车去了圣地亚哥，下了车，站前有海军陆战队接站处，在那儿登记了名字。他看到，周围聚集着 100 多个孩子气十足的美国人。

终于，海军陆战队的涂着橄榄绿的军用卡车来了。志愿兵们挨个进了车箱。

新兵训练营——把新兵叫做“布特”，所以就被取了“布特营”的绰号——到了之后，大门口站着胸前挂着特技奖、功勋奖、作战参加奖等一排奖章的特务上士，一一询问志愿兵的名字和年龄，若回答的态度不令他满意，就会受到他严厉的叱责。

这是第一把火，才使新兵们醒悟到自己是到了什么地方，但却为时已晚，这以后的一小时，是入伍以来最忙的时候。

首先，在军营的理发室里，被毫不留情地用剃头刀把长发

理成近乎于秃子的水手头，理发时间，每人不超过三十秒，就象剪羊毛比赛一样。

接着跑步到后勤处的仓库，在那里领取脸盆、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剃须刀、化妆品、胶鞋等配给品的证券和绿皮的海军陆战队员手册，从后勤仓库回来，大家被推进了淋浴室。

在这里首先让他们换上了印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简称 USMC—V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标记的橄榄绿的作业服，然后，让他们立刻把从家里穿来的 T 恤衫、牛仔裤等自己的衣服打好包寄回家。

这个程序进行完之后，又让他们到专门的制服店量尺寸，而后特约鞋店又拿来专用的铝制仪器，挨个人量过去，测出脚的长度、宽度和脚面高度。这期间志愿兵们都必须保持一动不动。

接着是由教育科上士拿着个人调查表进行个人面试，对证照片，并教给他们如何对长官讲话及如何进长官的办公室。

个人面试结束后，开始入伍后的身体检查，注射各种疫苗，拍 X 光片，检查牙齿，检查有无性病、痔疮及是否同性恋者等，还要进行精神方面的检查。最后拍完身份证件的照片后，得到了认可证，所有的入队手续就齐全了。

入伍第二天起，就开始了十周严格的基本训练。首先，在早饭前进行三公里长跑，接着练习来复枪的使用及射击、一对一的格斗、白刃战，还要进行理论学习，整天连休息的时间都

没有。

在这个阶段的训练中,有很多人都叫苦连天,但星岛却轻松地过了关。

在陆战队里,一概禁止对他人的同情和援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准帮助弱者,在陆战队员经常说的话中,就有一句是:“打开我们的字典,同情这个词,是在粪便和梅毒之间的。”

象这样的身体和精神训练进行了十周,把“陆战队的名誉就是自己的枪”,“要和手中枪一同为合众国尽忠”等陆战队的精神,灌输给他们之后,就在濒临圣地亚哥湾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大本营,开始了对志愿者及部队推荐者的为时四周的后期特别训练。星岛不仅是自己希望进行特别训练,所在部队也推荐他参加。

训练从基本训练转向部队的高级训练,难度一下增大了。兵器的使用也从来复枪、短刀、手榴弹等,变成了重机枪、反坦克炮等。

训练到了最后阶段,要在模仿着南越实地的村庄而开辟的“V·C村”进行模拟训练。

在这个没有敌人的地方,进行对活动物体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反射性的射击训练,因为如果不击倒对方自己就会被打倒。此外,还对解放阵线使用的武器进行彻底地研究。不仅限于正规的武器,也包括解放阵线使用的竹枪,陷阱等。

这种训练经过十四周结束后，新兵们有了入伍后的第一个假期。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假期结束之日，也就是他们被空运到越南参战之时。

因为星岛在基础训练中成绩名列前茅，和同时选出来的五个人一同加入了受特殊训练的别动队。别动队是与陆军的“绿色贝雷”对应的海军特殊部队。

在这里的十个月中，学习了空降、跳伞、轻型小型飞机的驾驶，及通讯、爆破、医护等各种知识和技能，还接受了越南话和老挝话的特别训练。

升为上士后，又经过十周的特殊训练，他们六个人乘陆战队的运输机向东海岸的华盛顿飞去。

他们被带到坐落在首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国际援助公司。这个国际援助公司以买卖武器闻名于世。

这里象博物馆一样陈列着从北越收集来的短枪、机枪、大炮、火箭炮、导弹、坦克等共产党使用的武器。

星岛他们听取了这个公司经理库鲁特·史密斯有关北越武器的讲解，学习了北越武器的使用方法及射击练习。

当时使用的武器，小到玛卡罗夫、托卡列夫、斯特奇金手枪、舒帕金短机枪，大到 RPG7 反坦克车、火箭炮，光是苏造机枪就有 14 种之多。